

半世纪走笔,只为一条“红飘带”

■ 本报记者 刘源隆

9月23日,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由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、人民美术出版社、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的“长征路——沈尧伊长征美术作品展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。展览共展出画家沈尧伊创作的油画、版画52幅(组),连环画189幅,系统呈现了这位艺术家历时五十余年的长征题材创作脉络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希介绍,展览没有沿用传统以艺术家创作生平来构思的叙事方式,而是按长征历史时序排布展品,让观众动线贴合行军路线。

油墨丹青绘征程

走进“油墨丹青绘征程”板块,湘江血色、遵义曙光、泸定铁索、雪山足迹,在画布上逐一铺展。王希介绍,展览中的20幅油画是沈尧伊专为本次展览创作、首次公开展出。

沈尧伊与长征的缘分,始于1969年。沈尧伊与中央美院毕业生100余人一同进驻河北宣化的1611部队,为部队编画团史。在清点废弃的部队团史资料时,他发现了一张1962年出版的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》。那深浅不一的红色箭头,在他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——从造型审美去表现长征。“埃德加·斯诺曾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中说:‘总有一天,会有人写出一部关于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。’‘总有一天’和这幅地图,从此,没有离开我的人生之路。”沈尧伊说。

1975年,已在天津美术学院教书的沈尧伊第一次踏上长征路,历时三个月,从北京经江西、湖南、云南、四川、甘肃至陕西延安,边行边画。回到天津后,他同时创作了两幅大型油画——《而今迈步从头越》和《革命理想高于天》。

沈尧伊历时近三年、四易其稿的油画《遵义会议》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。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意义重大,但对画家而言,画“开会”恰恰是最难的。沈尧伊说:“这幅画选择的节点是会议前夕。当时红军已经遭受了巨大挫折,损失重大……会议就在这样凝重的气氛下开始。这不是剑拔弩张的斗争,而是摆事实、讲



大渡桥横铁索寒(油画) 2023年 沈尧伊 本报记者 卢旭 摄

道理,心平气和地交流。”

画面以独特的构图描绘了20位参会者的群像。毛主席位于画面左侧,形象最为突出,他的旁边是周恩来和张闻天。在周恩来另一边,博古正拿着文件苦苦思索,李德则被安排在会场门的旁边。沈尧伊说:“参加会议的20位代表都要画出来……都要把脸露出来,这是对历史的尊重。”

在色彩上,沈尧伊选择用“减色法”来设置画面的基调。“把色彩减弱到一个统一的层次上,加强历史感。”画面人物身着灰色红军军装,灰色成为主基调,给人以肃穆而深刻的印象。

连环画卷叙史诗

如果说油画是沈尧伊长征叙事中的里程碑,那么连环画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则是一部需要以脚步丈量、以六年心血浇筑的史诗。1988年春节期间,中国连环画出版社社长姜维朴了解到魏巍写了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后,邀请沈尧伊创作连环画。

长征历程艰苦卓绝,却几乎没有影像资料留存。沈尧伊在查找大量历史文献后,仅仅发现了15张长征期间的照片。“我为什么要画长征?就是因为长征基本上没有图像资料

留存。”在他看来,为现实中的长征历史创造形象,为未来留下历史的视觉形象,是画家的使命。

沈尧伊的创作原则极为明确:“凡是画到的地方,我必须去过,并转化为视觉形象的素材。”他两赴长征路,从湘江经遵义过赤水,自大渡河翻夹金山跨松潘草地,用速写和照片——落实图中需要表现的环境、建筑、植被、地貌以及居民特征。“画画的人最怕自己胡编乱造,你脑子里能有多少东西?一定要去实地看,把那种味道、那种感觉通过具体的画面表现出来。”

在具体画面的处理上,沈尧伊的考据近乎严苛。画飞夺泸定桥时,他研究发现,当时并非一边射击一边铺木板,而是分三路:一路冲锋,一路铺板子,还有一路做掩护。“战士们爬泸定桥的姿势很特别,我创作时做了一个模型,同时也参考了电影《万水千山》。”画哈达铺会议时,他查证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名单,90多位参会者中70多人有姓名可考,沈尧伊逐一核对,让画面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对号入座……从1988年至1993年,沈尧伊历时六年完成了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共926幅连环画。该作获第四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创作一等奖。

光影为笔谱新途

展览还复原了沈尧伊的创作场景,陈列着他画《地球的红飘带》时用的原版木板,在国博创作《遵义会议》期间手绘的风景画,以及《夹金风雪》半成品手稿、参考照片和人物形象草图等。《地球的红飘带》展区设置了多媒体互动装置,以小红军视角带领观众重走长征路,连环画画面同步动态演绎。展览的尾声则将沈尧伊笔下的雪山、草地、红旗、队伍化作流动的光影,以数字技术为观众营造可沉浸、可感知的精神场域。观众不再仅仅是静立画外的凝视者,而是步入画卷的同行者。

“一个人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错了,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希望为长征留下影像史。”沈尧伊数十年来,沿着红军的足迹反复行走,以考据般的严谨对待每一笔、每一画,最终完成的不仅是一批作品,更是一场属于他自己的“艺术长征”。

在王希看来,长征路这个主题承载了三重内涵:一是革命先辈走过的路,二是沈尧伊为创作走过的路,三是代表今天我们这一代人要走的长征路。“我们希望让观展过程成为一场沉浸式的学史之旅,真正达成‘观一幅画、行一段路、悟一段史’的观展体验。”王希说。

姜,任弼时蹲踞于近岸水边,手握长钓竿,一手托腮凝神垂钓,神态悠然若定;贺龙身着军装,伫立一旁,手持烟斗,目光望向远方,神情从容沉稳。他身后一匹白马俯首饮水,鞍辔齐备,似在静静等候主人。远处水天相接处,隐约可见数点骑马人影,隐现于朦胧雾气之中,点出大军行进的背景。水面平静如镜,清晰倒映出人物与白马的身影,整个画面静谧安宁。

作品在油画技法上融写实功力与诗意表达于一体。崔开玺以银灰色调为主导,通过微妙的色彩层次变化营造出和谐而富有层次的画面氛围。水畔的冷青、草泽的灰绿、人物军装的土褐、白马的银白,在统一的冷灰基调中各得其所,既营造出长征途中荒寒苍茫的环境氛围,又以人物间的暖色调对比传递出内在的精神温度。笔法内紧外松、流畅洗练,近景人物与马匹刻画扎实深入,远景水天与远处人马则以朦胧虚化的笔触点染推远,虚实相生间空间辽远而意境悠远。水面倒影的处理尤其精妙,以概括凝练的笔触映出人物与白马的朦胧影像,既增强了画面的静谧诗意,又以对称的视觉结构稳固了构图。

《长征途中》在第六届全国美术展中荣获银奖,被中国美术馆收藏,是长征题材美术创作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经典之作。这种别具匠心的构思,既体现了艺术家对历史与人性的深刻理解,也展现了他在艺术表现语言上的独到造诣,为新中国革命历史画的抒情化探索了新的境界。

(张樵鹤/文)

骏驰云章

中国美术馆



长征途中(油画) 63.5×71厘米 1984年 崔开玺

崔开玺(1935—),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,之后长期在军队从事美术创作和教学,现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。其创作扎根军旅生活与现实主义沃土,军事历史画与风景油画兼擅,代表作有《演习之后》《虎门沙角之战》《北京保卫战》等,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

物馆等重要机构收藏。

崔开玺的军事题材油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,将历史情怀与诗意表达融于笔端,在沉静内敛的画面中传递深沉的精神力量。他善于从历史的缝隙中捕捉人性的温度,以小见大,以静寓动,让革命历史题材焕发出抒情的诗意。

这幅创作于1984年的《长征

途中》正是其创作理念的典型呈现,在银灰色调笼罩的长征水畔,两位红军将领短暂休憩的瞬间被定格为永恒,洗练流畅的笔触与微妙丰富的色彩层次相辅相成,既带着历史沧桑的厚重质感,又传递出运筹帷幄的从容气度。画面铺展开长征路上水畔草泽的清寂景致,薄雾轻笼的开阔水泊之畔,荒草萎

古韵新声

关公戴的什么帽

■ 张婷



关羽像图(国画) 明末清初 丁元公 万寿寺博物馆藏

最近,笔者在山西运城参加了关公文化旅游节。驻足芮城永乐宫,面对《朝元图》巨幅壁画,讲解员一句“关公元帅戴着耳环”将周围的游客吸引了过来。一位中年男子接话说:“不光戴耳环,绿帽子也改了。”话音未落,大家笑成一片。笔者忍不住纠正说:“关公戴的不是绿帽子,是青巾。”

这个插曲给旅程增添了记忆点。但笔者心中不禁生问:关公这样一位忠义仁勇的武圣,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认为他戴的是绿帽子?

从传统礼制的层面说,在古代社会,冠帽是身份的核心标识,是成年男子身份的象征之一。元明时,绿头巾成了官方明确的低贱身份标记。而关羽自宋屡受朝廷敕封,元明清加封不绝。被庙堂与民间共同尊崇的关公,怎么可能头戴一项绿帽子?于礼制、于民间伦理认知,都说不通。

传世古画里有最直观的证明。元代壁画《朝元图》中的关元帅头像,戴的是冠,内衬银白鳞甲,外披青绿战袍,画师还为他绘上耳珥。这是随着民族文化交融,参考游牧勇士配饰特征融入造像的,但冠的主色调是青色。再看明代商喜的《关羽擒将图》,关公长须美髯,神色从容笃定,铠甲外斜披一袭绿袍,头顶束着的,还是青色巾帻。

明末清初丁元公《关羽像图》中,关羽立于云气之间,身形魁伟,手捻长髯,也是青巾绿袍。

再翻阅《三国演义》毛宗岗本,第六十六回写关羽单刀赴会:“船渐近岸,见云长青巾绿袍,坐于船上;傍边周仓捧着大刀;八九个关西大汉,各跨腰刀一口。”写得可谓清楚。袍为绿,头上所戴是青巾,并非绿巾。

问题出在“青”与“绿”的混淆上。“青”是什么颜色?《荀子·劝学》讲“青,取之于蓝,而青于蓝”。中华传统色彩文化历史悠久,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五色观。早在两千多年前,中国古代人将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归

纳为“五色”,“青”位列五色之首,指向的是“天”之色。

“绿帽关羽”实属误会。古人小说里有写错的,后来的一些影视作品的服化道也没仔细分辨,把青等同于绿,给人物造型直接用上。比如1994年版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关羽形象,它不是第一次给关羽戴绿帽的,普及面却极广。类似情况也出现在《白蛇传》“小青”身上。戏曲舞台上,梅兰芳、梅葆玖演绎版本中的小青,服饰为青色,后来有些艺术作品中,小青变成着一身绿衣。

如今,青花瓷已经走进千家万户,还有不少人区分不开“青”与“绿”。如此来看,中华传统色彩的传播和普及仍然任重道远。



关羽擒将图(国画) 明代 商喜 故宫博物院藏